

平易近人 乐道人善 慎终如始 修饰庄敬



曾
国
藩
传
世
经
典

【清】曾国藩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

曾
国
藩

日记

处世
宝典

黎明起。饭毕，拔营。行廿里至荷包塘。过半里许，小憩于野。

策马登山，名曰响石岩，其北为峭壁，南略斜，上为平顶，在龟峰之东，

登此山即见龟山之背。对面东南一山亦壁立，高平如台，形与龟峰略同。又行二十里，至双港住宿。双港系一大壑。余扎营之处，名曰五鼓岭，坐西向东。后曰虎形山、月轮山，对面曰岩山。



曾国藩日记

(下册)

[清] 曾国藩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七 月

初一日

早，各员弁贺朔，见客六、七次，至巳初毕。旋写信与沅弟，言方望溪从祀事。复姚秋浦信。小睡时许。午刻清理文件。中饭后清理文件甚多。至戌初毕。夜阅《望溪文集》二卷。二更四点睡。潘弁值日。梦刘石庵先生，与之之〔衍一之字〕鬯叙数日。四更因疮痒手不停爬，五更复成寐。又梦刘石庵，仿佛若同在行役者，说话颇多，但未及作字之法。是日天气，新转东北风，已有凉意。

初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将《箴言书院记》删改数行。小睡片时。午刻核稿。中饭后写杨厚庵信一。旋清理文件，至酉至毕。夜温古文数首。癣痒不止，心绪作恶。二更，吃西瓜半个。睡不成寐。张弁值日。天气新凉，颇宜于睡，而吾彻夜不眠，盖半由血亏，半由心不静耳。二日内翻阅望溪文数十首，盖因沅弟请以方公从祀而细审之。

初三日（与子一别十五年，今相会）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与小岑围棋一局。在竹床上久睡。午刻清理文件。莫子偲来，久谈二时许，即在此便饭。子偲名友芝，贵州独山人，道光二十七年在北京相遇于书肆，旋与刘菽云相友善。自此一别十五年，中间通书问一、二次而已。因其弟祥芝在此，渠来省视，因得再晤。学问淹博，操行不苟，畏友也。清理文件，至戌初毕。六月初间积阁公牍，至是厘剔一

清。夜阅《望溪集》，写零字数纸。奇横之趣与自然之致，缺一不可。睡尚成寐。

初四日 （古文亦须有奇横之趣、自然之致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写沅弟信一、胡宫保信一。出外拜客四家。写澄弟信、左季高信一。午刻少睡。中饭后清理文件，至酉刻毕。史恂悠、潘梁柱自扬州接总督印及盐政印回营，细问下游淮、徐一带情形，日趋于乱，毫无转机，良可忧悸。夜，在后院乘凉，与少荃谈至二更末。袁帅屡保李世忠之忠勇奋发，出于至诚；又不明正苗沛霖叛逆之罪；又以秦荣护理安徽布政使。此数事者，皆颠倒是非，大拂人心，言之慨然！睡，不甚成寐。瞿弁值日。念古文之道，亦须有奇横之趣、自然之致，二者并进，乃为成体之文。

初五日 （因困横之馀而悟作字之道）

早饭后写《箴言书院记》，行书，约径寸大。旋因房中盖瓦不能坐，遂至小岑房，与围棋一局。旋又写《书院记》，至未正写毕，专一戈什哈送去。写胡中丞信一，又送祁门野术二两四钱，以渠有书来索取也。旋清理文件，至酉正毕。是日天气亢热，甚不耐烦。写《箴言书院记》甚不称意，本拟于下半日另写一通，因亢热烦躁，汗流不止，遂不复写。因困横之馀而悟作字之道：点如珠，画如玉，体如鹰，势如龙，四者缺一不可。体者，一字之结构也；势者，数字数行之机势也。夜热甚，意绪少佳，与小岑久谈。睡不成寐。黄弁值日。民间失火，起视二次。

初六日

黎明，早饭后，接印。印到后，望阙谢恩。旋即拜印，各三跪九叩礼。文武谒贺，辰正毕。旋小睡片时。清理文件，写沅弟信一。中饭后清理文件，至酉初毕。接省城信，知生米、万寿宫等处有贼，省垣危急，心以为忧。万寿摺差自京城归，接

京信数件。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，内有张石洲《蒙古游牧记》四本，又《朔方备乘·凡例》数页，信为当世积学之士。夜，亢热殊甚，在外乘凉，犹嫌其郁，不复能作事，仅写毓中丞、吴竹庄信二件。睡颇成寐。

初七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莫子来，与之鬯谈，写沅弟信一、杨厚庵信一，清理文件，写吴竹庄信一。渠告奋勇，请回救省城，以信速之也。中饭后清理文件。观莫子偲作字，晓岑请渠写《欧阳功甫墓志》也。习字一纸。天气亢燥殊甚，不能作事。性本畏热，又加遍身癢痒，自酉刻以后，不复办事，在后院及城上乘凉。二更洗澡一次。睡颇成寐。潘弁值日。

初八日（写李芋仙小挂屏四幅）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旋写沅弟信一。倦甚，久睡。午刻，清理文件。中饭后亢热非常，幸后厅有北风，因移案就彼。清理文件，至酉正毕。午刻，写李芋仙小挂屏四幅。渠求写格言，一幅写“八本”，一幅写“五到”，皆余上年日记册中语也。一幅言：“人不可以才自足，以能自矜，既为小人所忌，亦为君子所薄。”一幅言：“为诗古文者，工夫全在诗文之外。”傍夕至后园小步，因乘凉至二更尽。睡不甚成寐。张弁值日。三更三点后乃酣睡。是日，梅小岩回江西省城。夜写厚庵信一。

初九日，（知胡官保奉谕，准渠在署养病）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习字一纸。倦甚，因在竹床上久睡，直至中饭时始起。饭后清理文件，打到约二百余件，至酉正毕。闲步菜园。夜，温《古文·序跋类》，于《文献通考》各序，若有所会。三更睡，尚成寐。王弁值日。是日辰刻，围棋一局。日内未接胡官保信，深以为虑，不知其病体略愈否。本日接其初二日公牍，知于六月二十五日奉到谕旨，准渠在署养病，告假两月，奉批俞允。

初十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习字一纸，核改信稿六件，在竹床上久睡。中饭后，得胡宫保初三日信，知渠病略有起色，廿六后六日未甚吐血，为之欣慰。与黎寿民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至酉刻毕。夜，温《治安策》、《出师表》等篇。写胡宫保信一、沅弟信一。《会典》号写书脚，吏缮目录，余一一核正。又写对联二付。夜，三更就寝，四更成寐。瞿弁值日。连日东北风大，微有凉意，癣亦略愈。

十一日（闻四川军事不甚顺手）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写沅弟信一件，见客三次。马学使来，久谈。在竹床上久睡。午刻清理文件，至未正毕。写对联五付。酉刻又接公文数十件，翻阅一过，即不办理矣。接九弟信并伪文，知安庆城贼慌乱之至，似可期其克复。夜复沅弟信一。温《九歌》及《田窦传》。是日，写凯章信一。闻黄子春淳熙殉节，四川军事不甚顺手。夜极热，已睡之后，三更复起坐，令人摇扇，至四更始睡，不甚成寐。黄弁值日。日内，癣疾略愈。本日夜间看书，颇有静意，无烦闷之象。不料三更后，仍复亢燥，不知天气之为之欤？抑方寸自欠静境也？

附记

送欧建吾五十金

傅泽鸿三十金

十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写沅弟信，习字一纸，核改信稿四件。在竹床上久睡二时许。午刻，清理文件。旋阅《会典·书院义学事例》一卷，《风教》四卷，至未正毕。天气亢热异常，遍身癣痒，手不停爬。清理文件，至酉正未毕，热燥殊甚，遂不清矣。傍夕，至后园行菜〔至后菜园行〕。灯后，热甚，因吹灭，令人摇扇，至三更三点始登床。睡不甚成寐。罗弁值宿。

十三日 (接信知章門无恙，为之少慰)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写胡官保信一、九弟信一，习字一纸。午后，在竹床上小睡。接筠仙信。热甚，遍身作痒，不能办事。接吴竹庄在吴城所发信，知章门无恙，为之少慰。未正清理文件，打到，至酉刻毕。日内酷热。本日自午刻大风，满室飞沙扬尘，申刻得雨，稍解燥热之气，惜太小耳。夜，阅邓小芸所寄《双梧山馆文钞》，渠所作古文也，共八册二十四卷，杂阅计三分之一。睡颇成寐。至四四【衍一四字】更，癢痒殊甚。潘弁值日。

十四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习字一纸，写九弟信。久睡竹床，约一时半许。午刻清理文件，写毛寄云信，写澄侯弟信。中饭，请莫子偲便饭。饭后，微雨大风，一解郁蒸之气。清理文件，至酉刻毕。默诵苏诗。夜温《田窦传》毕。一更三点睡，竟夕不能成寐。张弁值日。

附 记

大通厘金应添凤凰颈一卡

十五日 (思置余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)

早间，各文武员弁贺朔[朔字衍]望，约三刻许。饭后清理文件，写沅弟信一、胡中丞信一。在竹床上睡时许。习字一纸，清理文件。中饭后寸心郁闷，天气虽不甚热，而亢燥难堪，遍身癢痒。阅《会典》事例《礼部·风教》二卷，又阅《户部·钱法》二卷。至菜园闲步。夜，烦燥弥甚，遍身奇痒，因在后院久坐，三更入室。登床后，仍用竹遍身揩摩。五更醒，复揩摩。日来思诚中形外，根心生色。古来有道之士，其淡雅和润，无不达于面貌。余气象未稍进，岂耆欲有未淡耶？机心有未消耶？当猛省于寸衷，而取验于颜面。

十六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写左季高信一件、姚秋浦信一件。热甚，小睡。午刻核改摺稿一件，见客二次。中饭后作复奏购买外洋船炮、酌配兵勇一摺，申刻毕。天热殊甚，余本怕热，加以癣痒，遂不复能办一事，将本日公事积阁未办。习字一纸，阅戴存庄《书传补商》。夜阅古文数首。

十七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写沅弟信、彭雪琴信一，清理文件。午刻与客莫子偲高碧涓久谈。小睡片时。中饭后，因亢热郁蒸，心绪烦闷，不能作事。早间即作恶，有欲呕逆之象，因禁食腥荤，三餐皆仅食萝卜菜少许。阅《书传补商·吕刑篇》。余好读《吕刑》，而苦不能尽通其读。兹阅戴氏之说，有愜余心者，如“制百姓于刑之中”、“天齐于民，俾我一日”暨“非从惟从”等句，皆犁然有当于人心，欣赏无已。酉正，至马学使处贺渠新移公馆。夜，因久亢不雨，郁闷尤甚，胸膈间常思作呕，因嚼厚朴少许。至小岑处久谈。二更四点睡。三更后，大风大雨，一解烦郁。是日接奉朱批，系六月初八日所发者。本日定片稿四件，将以明日拜发。

十八日 （劝李芋仙居官以勤补拙等话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写姚秋浦信一，见客三次，习字一纸。阅《书传补商·顾命》。写纨扇二柄。与李芋仙久谈，劝其不可开口叹贫叹卑，不可开口能诗能文，居官以勤补拙，以俭养廉等语。是日，请高碧涓、周志甫等中饭。饭后，观莫子偲作大篆，有笔力，有法度。旋清理文件，至酉初毕。读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诰》毕。戴氏治经，与余所见多同，惜其生前未与鬯谈。夜温古文二首。天气新凉，睡颇成寐。罗弁值宿。

十九日 （谈及何圆溪家变故，闻之酸鼻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写沅弟信一、希庵信一。学

使来会，谈及何圆溪于六月十八日物故，其兄弟三人璜溪太守、丹溪观察俱不幸早世，其母八十馀岁，尚在堂，云南大乱，无家可归。闻之酸鼻。习字一纸。小睡片刻。接鲍春霆信，知江西瑞州、奉新之贼皆已遁逃，因批令在临江少停，听候调度。中饭后，清理文件，至酉初毕，有继至者，遂不阅矣。温《盘庚上》、《盘庚中》，因戴存庄两探宋、元及本朝治汉学者之说，每多当人意处，故乐观之。夜温古文二首。

廿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写九弟信，清理文件，写毓中丞信。阅《书传补商》《盘庚下》、《微子》。在竹床上小睡。午刻，赵烈文惠甫坐火轮船自上海来见，携有薛中丞信、金眉生信，言以夷船拖带民船，运淮盐至汉口上游、皖、鄂等处，只许抽厘一次云云，与之久谈。中饭后再围棋一局，习字一纸，阅《书传》《金滕》、《大诰》，于“予翼”、“考翼”等字终不能通其读。天气亢热。酉刻清理文件，至灯后止。二更三点睡，不能成寐。张弁值日。四更始成寐，又以癢痒，五更即醒，爬搔不止。

廿一日 （作挽联挽刘詹岩之母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写九弟信一，清理文件，阅《书传补商·康诰》，习字一纸。陈虎臣来，久坐。小睡时许。中饭后，阅《酒诰》毕。作挽联一付，挽刘詹岩之母云：“七州团练使，八座太夫人，爱月忽沉，乡里哀荣天下叹；哲嗣名状元，曾孙新进士，文星环绕，高堂福寿古来稀。”目睹曾孙成进士者，本世所罕闻，而其寿九十四岁，五世同堂，余联中尚未能尽及也。旋将联及挽幛写就。酉正清理文件，至黄昏毕。夜阅《考工记》数则，洗澡一次。睡稍成寐。王弁值日。

廿二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围棋一局，旋写沅弟信一、鲍春霆信一，与赵惠甫久谈。小睡片刻。中饭后，天气亢燥之至，余癢痒，极

为郁闷，不能治一事。杨达庭配癣药来搽，搽后更不耐烦，幸已刻阅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，申刻阅《召诰》，所言多惬余心，少解烦闷。写对联四付。戌刻，至后园散步。夜在厂外乘凉，与少荃久谈。癣痒殊甚，睡后痒不止，至四更始成寐。瞿弁值日。

廿三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，清理文件。旋写郭云仙兄弟信一、黄南坡信。莫子偲来，与之久谈，习字一纸。中饭后，亢热殊甚，郁闷之至。阅《书传补商·洛诰篇》，不甚惬意。申正清理文件，打到，至傍夕未毕，灯后始毕。灭灯，令人摇扇，以清亢燥之气。二更四点睡，不甚成寐。四更癣痒，久爬不止。

廿四日（闻贼凶悍异常，思之心悸）

早饭时，阅沅弟信，知廿二日贼扑后濠，自己刻至五更凶悍异常，虽经竭力击退，思之心悸。旋写沅弟信、纪泽儿信、鲍春霆信。阅《书传补商·多士篇》。天气亢燥异常，小睡时许。中饭，请赵惠甫便饭，饔谈二时许。与小岑围棋一局。阅《君奭篇》。天气亢热蒸郁，不能治事，遂将本日公牍停阁不理。傍夕，至后园闲游。夜复季弟信一件。令人以竹揩摩痒处。二更四点睡，颇能成寐。

廿五日（是日大东北风，心以安庆守濠者为虑）

早饭后写九弟信一件。旋写毓中丞信、胡宫保信。见客三次，与陈虎臣久谈，清理文件。午刻小睡片时。未初请赵惠甫便饭，因请莫子偲、谭荔仙同饭，谈至申刻散。是日大东北风，心以安庆守濠者为虑。天气亢热，郁蒸之气未解。阅《书传补商》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，凡十卷，读毕。傍夕，至茶园散步。夜，因亢燥未办事。二更三点不能成寐。张弁值日。至四更二点，稍成寐。

廿六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写沅弟信、左季高信，见

客四次。倦甚，小睡时许。中饭后，围棋一局，改信稿六件。旋清理文件，至申刻毕。温《书》十七篇，即戴氏所著者，昨日阅看毕，今日讽诵一遍。傍夕至后园散步。本日，天东北风，大异常，而热气旋绕，仍尔亢燥。夜睡竹床，令人以竹揩摩痒处。二更四点睡，颇成寐。潘弁值日。

廿七日 （阅《山海经》一半）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围棋一局，见客三次。东北风，大异常，亢热亦异常。小睡时许。午刻，写何愿船信一、王子怀信一、周子佩信一、何镜芝李篁仙各信一，至未刻毕。阅《山海经》，至酉刻阅一半。旋至后园小步。亢热之气上逆欲呕，殊不可耐。夜，再阅《山海经》一半毕。二更三点上床，热甚，起至院后厂内久睡，旋至后厅小睡，三更二点入内室。是夜，写零字颇多。

廿八日

早饭后，遣摺差进京。旋围棋一局，见客三次，写沅弟信一件。阅《管子》《牧民篇》、《形势篇》、《权修篇》、《立政篇》、《乘马篇》。午刻小睡。中饭后阅《管子》《七法篇》、《版法篇》、《幼官篇》、《幼官图》、《五辅篇》。申正清理文件，至傍夕毕。夜写左季高信一件，又写零字甚多。三更接沅弟信，知廿五、六、七连三夜贼扑后濠，均经击退，为之少慰。自廿六日大风断渡，三日不接信矣。本日亢燥之气仍不少减。东流望雨甚切，安庆军营却不望雨，恐贼扑濠时火器难施也。

廿九日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为牍调鲍军回援安庆，见客四次，习字一纸，写摺扇一柄。再阅昨日所阅《管子》，观王怀祖先生《读书杂志》所校《管子》各条，似不如校他书之精实。中饭后，围棋一局。再阅《管子》至申正。天气亢热殊甚，有流金烁石之象。写对联五付。夜在厂外乘凉，不作一事。三

更睡，颇成寐。至四更末，凉甚。夜冷日热，秋旱之象也。

卅日 （丰城之河西一仗获胜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写鲍春霆信、沅弟信。午刻小睡。中饭后围棋一局。接春霆公牍，知廿四日在丰城之河西大获胜仗，杀贼七、八千人。而营务处宋国永与李申夫信，言杀贼实有万二、三千人，以鲍镇所报之数过少，军士愤愤不平，特另行专信声明云云。有此一仗，忠逆一股必胆寒矣。清理文件。阅《管子·宙合篇》，酉正毕。剃头一次。天气亢热，久不下雨，后园之菜，皆被虫伤。夜在厂外乘凉。是日，阅钦天监奏摺，知八月初一日日月及水、火、土、木四星俱在张宿五、六、八、九度之内，金星在轸，亦尚在三十度之内，可谓日月合璧，五星联珠，祥瑞也。惜土、火、水、火[木]四星俱不见，故余五更未起视耳。

八 月

初一日 （核奏批，见原奏红纸被裁，大怒）

早，各员弁贺朔。饭后围棋一局，写沅弟信，清理文件，见客四次。小睡时许。午刻改信稿十馀件。所核奏批，不知何人将原奏红纸裁去，大为怒斥追究。中饭后，围棋一局，写李辅堂、王霞轩各信一。申刻，沅弟专弁来，知安庆于昨日卯刻克复。贺客纷纷，至灯后始毕。写九弟信一，改鲍军丰城胜仗摺稿一、安庆克复片稿一。清理各事，定以明日赴安庆一行。三更睡，不甚成寐。

初二日

早饭后见贺客数次。旋写沅弟信一、季弟信。本拟即赴安庆，因逆风太大，不能开船。写官、胡、李公信一件，又各写私信一件，清理文件，写毓中丞信一件。中饭后围棋一局，清

理文件，写左季高信一。又清文件，至酉刻毕。竟日大风，不克开船。今年自七月以来，东北风发至弥月之久，枯旱亢燥，余常作呕吐，胸胃间似有浮热，不能多作事。夜在厂乘凉。早睡，颇能成寐，五更即醒。是日辰刻发报摺一、片一。

初三日 （拟赴安庆犒师，因东北风大未果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写沅弟信一，清理文件，习字一纸。阅《管子·枢言篇》。中饭后围棋一局，阅《管子》《八观篇》、《法禁篇》、《重令篇》、《法法篇》、《兵法篇》，写对联六付。傍晚，天气渐凉。夜阅《管子·大匡篇》。二更倦甚，假寐至二更三点，睡反不成寐。瞿弁值日。至四更，遍身痒甚，手不停爬。是日，本拟赴安庆犒师，因东北风大，不果。

初四日 （至河下送厚庵之行）

早饭后围棋一局。旋添写赵玉班信一、金眉生信一，张小浦、邵汴生各添一片，写澄侯弟信一，添姚秋浦信一。清理文件。申夫来，久谈。午刻，厚庵来，久谈。渠奉旨准假四月，回籍省亲，本日起程也，因留之中饭，袁铁庵亦同席一饭，申刻散。清理文件。与申夫久谈。又围棋一局。写毓中丞信，为刘小岑事。夜与少荃、申夫久谈，清理文件。二更三点睡。天气已凉，而疮痒不止，不能成寐，殊以为苦。是日申刻至河下送厚庵之行。旋至马雨农处一谈。

初五日

早饭后下河将赴安庆，先写季君梅信一、薛中丞信一，令袁委员回上海带去。旋即登舟，行六、七里，东风大作，浪大不能下驶，因复折回，泊小南门外长龙船中，兀坐无一事。前为九弟校对《古文简本》，因作一跋，中饭后写毕。少荃来谈。小岑、子偲来，围棋一局。酉刻，余至少荃船久坐，灯后归。夜温古文三首。早睡，疮疥作痒，不能成寐。四、五更，爬搔不停。巳刻写九弟信一。

初六日

早饭后起早，至[行]四十里，至朱家村小住，吃中饭。饭后，行八里，登船。又行四里至黄石矶，在护卫营官罗宏裕船中寝食。而胡友胜之长龙船亦由大江中冒风赶到。因风太大，李少荃仍自中途折回矣。阅《管子》、《中匡篇》、《小匡篇》、《霸形篇》、《问篇》、《戒篇》、《地图篇》、《参患篇》、《制分篇》。灯后，阅《君臣上篇》、《君臣下篇》、《小称篇》、《四称篇》。二更三点睡，颇能成寐。四更接九弟信，知桐城于初三日申刻克复。大风尚未息，用以为虑。

初七日（观地势，思援贼，知成功不易）

早饭后，风浪稍平，即由黄石矶开船至安庆。巳刻至营，与沅弟、季弟相见。旋接见各营官及委员等。兄弟久谈至申刻。出外，周历西北，看后濠、前濠，约往返十里许。濠沟之深，地段之广，援贼之悍，知成功良不易易也。傍夕归。夜间，兄弟谈至三更四点始睡，不能成寐。四更三点醒，疮疥遍痒，手不停爬。是早在船阅《管子》五篇。

初八日

早饭后，兄弟饔谈。旋入安庆省城，队伍排列整齐。兄弟联舆入城，备极尊荣，自问何修得此，用为愧悚。午刻回营，倦极小睡。中饭后，与沅弟久谈。申刻出外阅西北长濠，酉刻归。写鲍春霆信一。夜与沅弟久谈，定派人进剿庐江、无为等处。三更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五更疮痒，爬搔至明。是日午刻，闻池州府克复之信。遣人回东流取摺件，将在安庆发报。

初九日

早饭后清理文件，写左季高信一。旋至季弟东路营盘看，风雨泥泞，行走颇难，巳刻到。兄弟饔谈。中饭后，仍回九弟营盘，写挂屏三幅。夜，兄弟久谈。疮涨[胀]痛殊甚，季弟以为肺有燥热，另主一方服之。三更睡，稍能成寐。四五更，爬搔不

停，幸不甚涨[胀]。

初十日（痛悉咸丰圣主龙驭上宾，攀号莫及）

黎明起。接京城递回夹板，面上系用蓝印，内系六月十八日所发一摺二片。其复奏鲍超救援江西一摺后，墨笔批云：“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：览奏，均悉。”其附奏近日军情一片批云：“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：知道了。”又黄胜林正法一片批，与近日军情片批同。外吏部蓝印咨文二件，一件载：“七月十六日奉朱笔，皇长子现已立为皇太子，着派载垣、端华、景寿、肃顺、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尽心辅弼，赞襄一切政务，钦此。”一件载：“准赞襄政务王大臣咨，嗣后各督、抚、将、帅、将军、都统、提镇等奏事，备随摺印文一件，载明共摺几封，片几件、单几件，交捷报处备查等因。”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，天崩地坼，攀号莫及多难之秋，四海无主，此中外臣民无福，膺此大变也。余以哀诏未到，不克遽为位，成服哭临，须回东流，乃克设次行礼。已刻改克复池州一摺、提江西漕折五万一片，未刻发报，仍用红印。清理文件甚多。与沅弟饔谈。申刻，写挂屏、对联数件。夜写零字，写扇一柄。二更三点睡，不甚成寐。伏念新主年仅六岁，敌国外患，纷至迭乘，实不知所以善其后。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，十有二年，无日不在忧危之中。今安庆克复，长发始衰，大局似有转机，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，郁悒终古，为臣子者尤深感痛！

十一日（与少荃谈大丧典礼事）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写刘馨室、李申夫信一。已正登舟，九弟送至舟次，恰李少荃到，谈及大丧典礼，宜在安庆省城举行，一面设立帐殿，以便百官行礼，一面打扫公馆，以便余近日移居。未刻，阅《管子》《势篇》、《正篇》、《九变篇》、《任法篇》、《明法篇》、《正世篇》、《治国篇》、《内业篇》、《封禅篇》、《小问篇》、《七臣七主篇》、《禁藏篇》、《入国篇》、《九守篇》、《桓公

问篇》、《地员篇》、《弟子职篇》、《形势解》、《立政九败解》、《版法解》、《明法解》、《臣乘马篇》、《乘马数》、《问乘马篇》、《事语篇》、《海王篇》、《国蓄篇》、《山国轨篇》、《山权数篇》、《山至数篇》。夜，与少荃畅谈时事。二更三点睡，疮痒如故。

十二日 （鲍已肃清抚州，将援安庆）

早饭后与少荃久谈。旋清理文件，阅《管子》《地数篇》、《揆度篇》、《国准篇》，写希庵信一、雪琴信一。午刻小睡。中饭后阅《管子》《轻重甲》等篇。申刻，沅弟来久谈。酉刻借厚庵红船，自长龙船上移居之。接鲍春霆信，知渠接廿九日调赴北岸之檄，业将抚州肃清，定于初六日拔营来援安庆矣。酉正，九弟归去。余将《管子》阅毕，写各目于书面。夜与少荃鬯谈，眼蒙殊甚。接湖北官、胡、李信，鄂省于初六日始闻安庆克复之信。胡帅病尚无起色，为之忧闷。

十三日

早饭后与少荃久谈。旋清理文件。九弟来。写家信一，写鲍春霆信一，专人送去。九弟久谈。午刻小睡。旋清理文件，至申刻毕。与黎寿民围棋一局。阅方宗诚存之寄来之《桐城殉节诸传志》，至日入毕。与少荃谈至二更，又围棋一局。日内胸胃不开，常作呕逆。又以根本之地，变故频仍，寸心忧闷，不知所以为计，行坐不安。令人在城内打扫公馆，将设次哭临。仓卒不能成礼，心为悚歉。

十四日 （以国恤大故，忧悒无极）

早饭后与少荃久谈。九弟来。与黎寿民围棋一局，见客二次。再阅《管子·侈靡篇》，殊不能通其读。中饭后清理文件，温《古文·奏议类》，围棋一局。写毛寄云信一，习字一纸。傍晚与少荃久谈。夜仍鬯谈时事。二更，写零字甚多。睡不成寐，疮痒甚剧，深以为苦。日内，本以国恤大故，忧悒无极，而疮

疥作恶，竟日愁闷异常。

附记

派署司道一件 江宁布政司管江苏到省之员，现兼署漕督十府粮道，本管皖八府、苏二府，实缺者未到。江宁巡道实缺者未到。安徽按察司应驻安庆省城，布政司驻颍州等处。

十五日

是日因大丧，禁止文武员弁贺节。饭后，与少荃密谈，渠因新有妻丧，将回江西料理葬事也。清理文件，与黎寿民围棋二局。阅《管子》《枢言篇》、《八观篇》、《法禁篇》、《重令篇》、《法法篇》，将王怀祖先生各条录于上方。中饭后阅《兵法篇》。围棋一局。九弟来，与之久谈。日内北风甚大，上游船只不能下来，故公牒来至安庆者甚少。东流老营各委员皆阻风不能来，关防亦未来。大丧应办供帐各具，皆不能办，心为焦灼。申刻大雨。夜阅《大匡篇》，未毕。睡后，竟夕疮痒，不能成寐。近日眼蒙殊甚，皆因屡夜不得佳眠，而看书作字颇费目力耳。午刻习字一纸。瞿弁值宿。

十六日 (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)

早饭后清理文件。旋与黎寿民围棋二局。旋阅《管子》《大匡》、《中匡》、《小匡》篇。沅弟来，竟日久谈。弟办菜数碗，在此同饭，申刻去。阅《管子·霸形篇》，习字一纸。傍夕再围棋一局。疮痒，愁闷殊甚。夜温《古文·词赋类》，又写零字甚多。睡颇成寐。疮痒，醒时爬搔数次。是日与沅弟言，欲得家运绵长，第一禁止奢侈享用。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，其所以不及仲尼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独缺，亦犹夷、惠之不及孔子耳。若游心能如老、庄之虚静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，齐民能以管、商之严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补之，则诸子皆可师也，不可弃也。